

强军文化观察

浓墨书写强军风骨

钟海燕

习主席强调,“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化人、培育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族魂,助推中国梦、强军梦的实现。”

突出军魂主题,打造寓教于美的艺术平台

文艺的价值,很重要的用艺术形象来传播先进思想和信仰追求。军旅书法作为军事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要着力于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唱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作出贡献。

“鉴古开今”历届书展,在主题上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铸牢军魂。军旅书法家以笔墨刻画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之魂、胜战之胆、正气之歌、壮阔军魂、精神之光。

可以说,“鉴古开今”书展的这些设计和有效尝试,为当代书法艺术在创作题材上提供了有益启示。我们欣赏书法作品,一方面是欣赏其书体风格、笔墨章法、线条气韵等书法艺术元素,另一方面也是在欣赏品读其文辞内容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始至终聚焦军魂主题,所选作品不仅在内容上深理妙、慧心益智、切合当下,而且在艺术呈现上充分体现出军旅书法特色,在笔墨变化、提按使转间彰显出军人的血性刚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浓墨重彩地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风貌,给观众以精神洗礼和心灵震撼,很好地达到了寓教于美的良好效果。

彰显英雄气质,在继承传统精髓中勇于创新

磅礴的英雄气势,是军旅书风的鲜明特色和宝贵传统,是军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艺术外化。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驰



“鉴古开今”书法展览以鲜明的主题意蕴和浓郁的英雄气质,在无声中给官兵以思想洗礼和心灵震撼,成为部队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作者提供

骋沙场的战将,如颜真卿、岳飞、王阳明等书法造诣都很高,他们以雄浑、刚健、粗犷、豪迈的书法作品,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异常艰难的戎马岁月中创作了许多开张雄强、气吞万里的书法作品。

雄强的体魄造型。军旅书法挺拔遒劲、力量饱满,“字则大小不拘,体则纵横所之,放敛随意”。“鉴古开今”书展中有的草书作品颇有“大舸破浪,瘦蛟出海”之势,仿佛要冲破界格的羁绊向外扩展;有的行书作品如强弩射雕,波如利刃斩阵,具有强烈的动势。此外,“鉴古开今”书展在幅式上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大空间、大尺幅构筑

起大气象。有的作品高达数米,可谓巨制。从审美追求上看,成规模的大幅作品,是军人精神气概的张扬,使金戈铁马、兵车辘辘向战场的宏大气势表达得更加透彻,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跃然纸上。

深沉的笔墨情韵。军人以捍卫社稷为己任,内心充盈正气血性与深沉大爱。因此,军旅书法多以大节凛然、浩然正气、峭峻挺劲而自成一格。“鉴古开今”书展中,不少作品都展现出深厚、朴实、沉稳、庄严的气韵,力在字中而神溢字外;特别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等作品,透着

气吞万里的虎气霸气、威严肃穆的大丈夫气,勾画出新时代革命军人强烈的家国情怀。严谨的章法布白和竖毅的点线形式。在历届“鉴古开今”书展中,有的作品严谨而不失壮美,沉稳而不失灵动,法度中见性情;有的笔法雄穆、形神俱佳,有的字法静中寓动、笔法巧中藏拙;有的在笔墨之间散发出盘马弯弓、蓄势待发的气韵,表达出步履铿锵、粗细变化的节奏;有的则从动感的角度、从线条变化的角度体现气势,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此外,彰显英雄气质与军旅书法艺术创新并不矛盾。在坚守英雄气质这个根基上,军旅书法当在风格、技法、形式上与时俱进,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力争使英雄气质在艺术表达上展现出新气象。“鉴古开今”书展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既坚持气势雄强,又追求意境幽远;既强调思想厚重,又摒弃苍白无力、弱化艺术美感的倾向;既发挥群体效应,又注意防止共性消解个性;既传承经

典,又力戒模仿雷同;既提倡大字创作,又欢迎有气象的小作品。这些有益尝试,都使军旅书法作品从不同视角,更好地传递出英雄气质和神韵。

坚持为兵服务,“接地气”与“攀高峰”相得益彰

为兵服务是军事文艺的根本宗旨。在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征程上,军旅书法作为强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空间。三年来,“鉴古开今”书展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展出的同时,还组织参展书家深入北疆大漠、走进演训场和任务一线,开展为兵服务、赠送书法作品等活动,深受部队欢迎。

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广泛的受众群体。军旅书法在强军文化建设中,既能提升官兵的艺术欣赏水平、培育官兵的精气神,还能呼应军营文化其它活动载体,丰富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当前,基层部队不少军史场馆、营区环境布置等需要高质量的书法作品,部分单位的特色精神、团歌连歌等有待高水平的书家去书写,部队官兵中也不乏书法爱好者期待得到专家的指导。因此,书法工作者作为“文艺轻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队基层有着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今年,“鉴古开今”书展将紧紧围绕全军主题教育,与部队基层有关单位共同办展,量身创作彰显职能任务、弘扬优良传统、助力练兵备战的书法精品,力求让为兵服务紧贴部队任务和官兵需求,与部队政治工作内容实现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对军旅书法家来说,深入基层、深入官兵生活也是升华人格素养和艺术修养的重要途径。“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军旅书法家既要在书法传统中摸爬滚打,也要走出书房,投身到火热的部队生活中,涵养书法创作的气质和格局。比如,从“中军帐”指挥员运筹中,感受谋略在胸的风度;从铁流滚滚的部队开进中,体验气吞万里的气势;从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壮举中,感受军人敢打必胜的血性;从官兵艰苦奋斗的奉献中,感受忠诚正气和报国情怀等。因此,“鉴古开今”的策展思路一直秉承“军旅书家当书军旅”的创作方向,倡导军旅书家在为兵服务中勇攀艺术高峰、奉献精品,使“接地气”与“攀高峰”相得益彰。饱蘸时代浓墨,书写强军风骨,相信“鉴古开今”书展将在为兵服务的广阔天地里,以更加精彩纷呈的艺术作品,不断激荡起官兵强军报国的英雄情怀,不断书写军事文艺为时代服务、为官兵服务的精彩篇章。

岁月留声

我从来五音不全,唱歌的事能躲就躲,不为别的,怕虐待别人的耳朵。可有一个时期却心态放松,大唱特唱,或者说不是唱,是一个更生猛的字:吼。吼什么?军歌。

军歌军歌,顾名思义,军营之歌,军旅之歌,也是军队之歌。或者换个角度,说成青春之歌、热血之歌也行。我十七岁从北京入伍到云南,曾为十载滇云客,也唱了十年军歌,军歌不悠扬也不绵长,斩钉截铁硬邦邦,可就是非唱不可,缺了不行。

行军走路唱军歌,绿胶鞋把红土地踏得尘土飞扬;集合出操唱军歌,几嗓子就喊得星飞云走;吃饭之前唱军歌,胃口大开狼吞虎咽;看电影前唱军歌,各个连队互相叫板,互相拉歌,比看电影本身还热闹。所以说无歌不成军,无军不唱歌。歌声是军事文化的载体,更是一支军队士气的检测仪。

我从军时期流行十支革命老歌,譬如“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还有“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顶抒情的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首歌让我们想起老电影《铁道游击队》,以及大队长刘洪的爱情故事。除此之外全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阳光,刚烈,热情,奔放。唱军歌的我们,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战友们,无论你是城市兵还是农村兵,无论你是汉族兵还是少数民族兵,反正被军旅的旋律裹挟着,用各自的乡音和方言,放肆地唱着无比自信的青春之歌,歌声在军营里回荡,粗犷,粗放,甚至有点粗野,但的确是地道的军歌。

十首革命歌曲中我最有感情的是《大刀进行曲》,作者是延安鲁艺的艺术家麦新,是我童年时期就耳熟能详的英雄,因为麦新于解放战争中牺牲在我的故乡内蒙古开鲁县。他当时是县委的组织部长,被土匪伏击而中枪牺牲,通信员在他的掩护下活了下来。麦新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却在科尔沁草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所以一唱《大刀进行曲》,我就格外大声,格外起劲。在唱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我感受到遥远故乡的呼唤,感觉到麦新烈士的心跳,所以我在军歌中最爱的就是这首《大刀进行曲》。在我心里,我甚至认定这不是一首普通的革命歌曲,它几乎是一首历史地位与《义勇军进行曲》相等的歌。

唱军歌时我还不是诗人,是一个野战军炮团的战士,但毫无疑问,是军歌启蒙了我的艺术感觉,让我不知不觉中写起了诗。诗与歌自古有缘,所以在若干年后我写下了一首名为《致麦新烈士》的诗,现在我把三十多年前写下的这首小诗抄录下来:

我是在一首歌中认识你的
你把自己的名字
镌刻在一把大刀上
这大刀很沉重,很明亮
插在中国的历史里
插成一座刀碑

父辈们传说
麦部长的个子很小
在土匪的伏击中
来不及跃上高大的战马
父辈们传说
你让通信员骑马脱险
自己留下来掩护
最后光荣牺牲

你是南方青年
与科尔沁素来无缘

麦新的那把大刀

高洪波

你却把血洒在草原深处
洒在嘎达梅林
马蹄踏过的地方
你的血掺着你的歌
开出蓝色的马莲花
星星点点
染遍了绿色草原

那是在南方的军营
我听过你的歌
我手没有大刀
有一杆半自动步枪
我看看你在连队里
挥着青春的手臂
指挥着千百条喉咙
纵情高唱
从此我坚信
只要冲锋号吹响
你就会一跃而起
向每个来犯的鬼子头上
劈一道闪光的刀光

一位伟人诗云:“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军歌不是悲歌,但也足以引发狂飙,所以我说,军歌铿锵,军歌阳刚,军歌中有血与钙,军歌中蕴藏铁与钢,军歌中有军魂驰骋,军歌里有军心昂扬。远去的军歌中有我的青春,在我心里,军歌永远嘹亮。



作者小记

高洪波,笔名向川,中国作协副主席。1969年入伍,转业后曾任《中国作家》副主编、《诗刊》主编等职。先后出版过《大象法官》《高洪波军旅散文选》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屯垦戍边的流金记忆

王海建 台浩



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一支所向披靡的英雄部队就地转业“铸剑为犁”,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费屯垦戍边的部队。反映兵团建设题材的作品如此之多,如何在各门类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如何多方位立体地展现那段艰苦卓绝而万丈光芒的岁

月?该剧编剧肖帅带着一系列来自内心的问题走向基层。他带着一堆堆发黄的资料,走进英雄奋斗过的连队,走进兵团职工家里,在牧区草场、大田林间与职工交流,同吃同住……抚摸着老一辈兵团人留下的遗物,肖帅把自己融入兵团生活之中,把自己当成一个兵团人。

通过“兵团记忆”的熏陶,脱胎换骨的肖帅感到自己由内而外地散发出“兵团味道”。经受红色基因的洗礼,肖帅开启了《兵团记忆》的创作之旅。

话剧中每一个演员,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兵团人。话剧中原主演“赵相武”的扮演者程永革,在2012年的一次排练时感到身体不适,被诊断为肺部肿瘤占位。2013年兵团庆祝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3周年,该剧组被邀请去乌鲁木齐展演。可那时距离程永革做完手术只有3个多月。这期间,程永革忍受病痛折磨,一直坚持排练。

正是这次演出,《兵团记忆》走出新疆,迈向全国。2015年10月25日,程永革离世。他用生命中的每一次演出告诉大家,“只有拥有兵团精神的演员,才能演出兵团的特有记忆”。

正是程永革这样的传承者用生命的浇灌,才使《兵团记忆》走向成熟,才能让人们在重温革命先辈历史的时候能清晰感受到,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超越生死,甚至向死而生。《兵团记忆》早已超越了一部剧作本身,它不断迭代的过程,正是延续艺术薪火、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

图为话剧《兵团记忆》剧照。 张衡摄

相关链接

1933年,日寇进犯长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血战喜峰口,该军大刀队夜出奇兵,迂回敌后,杀得鬼子落花流水。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首次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该军大刀队奋起反抗、浴血苦战。音乐家麦新很快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并在原稿标题下题写了“献给廿九军大刀队”。后来,他根据群众的试唱又进行了修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曲以威风凛凛的抗战将士的身姿描绘为开端,那刚健的旋律、激昂的词语,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斗志。歌曲很快就传遍了城镇乡村、前线后方,鼓舞着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锋陷阵,成为当时激励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寇的铿锵战歌。麦新,原名孙培元,1914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革命音乐家。1940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抗日胜利后随军参加解放东北的斗争,先后任阜新地委、开鲁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1947年6月6日遭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夏董财整理)



第4224期